

官家红人

官场、情场、商场，忙忙碌碌，大多数人或把钱来逐，或把欲来纵。钱与欲，欲与钱，如似一对孪生兄妹，亦好比唇与齿，它们在大多数时候都在左右着人的思想、行为。这是本书作者风雅子要告诉给读者的。本书中红人们要么有权，要么有钱，要么有美色，于是，一场场交易，一幕幕争斗，在几个红人之间激烈地展开……

站起来、倒下去，一出出畸情悲剧
县长、情妇、港商，一个个红人



王跃文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官家红人

王跃文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家红人/王跃文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2. 6

ISBN7-106-01960-7

I. 官…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1968 号

责任编辑 李 放

封面设计 晶宇工作室

官家红人

王跃文 著

出版:中国电影出版社

发行:中国电影出版社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75 字数:200 千

印刷:丰台区教育彩印厂

印数:1—30000 册

版次: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106-01960-7/I·0424

定价:19.80 元

内容提要

江滨小城宜乐的风云人物林凤娇游刃于小城的男人堆、权力场，被称为“玉观音”。他被宜乐马副县长包养为情人。

因其相貌神似前来考察的港商豪林云之妻，遂被马副县长支使引诱豪投资小城助其官运亨通。林凤娇倾心于豪林云的身份和财富，随豪前往香港。

豪林云之子豪子宜自幼失母，敬慕林凤娇，被林凤娇误以为对自己有意，引诱豪子宜失败后与父子二人交恶，在酒吧偶遇冷傲，臣服在冷傲的身体之下，滞留香港为冷傲情妇。

但冷傲只是利用林的美色和淫荡为父母报仇血恨，成功之后离开林凤娇。林凤娇沦落在香港做人情妇。

数年后，林凤娇之女汪月如因在宜乐遭母亲情夫毒手，立志远离是非地，考取香港的大学，找寻母亲。毕业之后留在香港工作，偶然失身于已成为豪氏董事的豪子宜，又偶遇冷傲，两人对汪月如皆倾心不已，想方设法追求她。

马副县长多次赴港，威逼利诱，终于与林凤娇在大酒店

共赴巫山云雨。经过一些波折后，豪子宣与汪月如喜结良缘，汪月如也取得了豪林云的认同，又喜添身孕，全家正生活美满之际，豪林云的干女儿自美国归来，要抢回豪子宣。不果，后竟与黑社会铁老大勾通欲加害于汪月如，不料竟沦为铁老大的玩物，且豪子宣被误杀。

豪氏陷入危机，冷傲趁机打劫，迫使豪氏忍辱负重，两年后，终于抵抗不住，豪林云祈求汪月如帮忙。

汪月如落入冷傲手中，日久生情，终子被冷傲的真情打动，两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一个电话打破了一切，林凤娇找冷傲，汪月如终于知道了母亲原来也是冷傲的情妇，痛定思痛，汪月如认为罪魁祸首原来是宜乐的马县长，于是只身返宜乐，终于收集到了马县长的犯罪证据，就在这时，她却遭马的毒手，死于非命。林凤娇回到宜乐，女儿已命归黄泉，带着女儿收到的证据，她让马县长走上了法场……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75)
第三章	(113)
第四章	(129)
第五章	(143)
第六章	(157)
第七章	(177)
第八章	(233)
第九章	(273)
第十章	(279)
末 章	(329)

楔 子

这是一个春末的日子。

没有太阳，天阴沉沉的，像要掉下来一样，压得人差点儿喘不过气。风，在大街小巷乱蹿，从树叶间溜过去，发出一阵阵如泣如诉的呜咽。

人们从各条巷子胡同里走出来，赶集似的成群结队地朝市中心广场插去。

今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几十年不曾有过的特殊的日子！

马副县长垮台了，在他就要升正县长的前夕！他可是县里乃至市里的大红人！

马副县长被判死刑了，就在十五天前，还是终审判决！

据前几天的日报报道，原马副县长除收了巨额贿赂外还杀了人！

今天，原马副县长就要被拉出去毙了，人们从各种渠道

获知今天要在中心广场召开公判大会，便都要去看看这个道貌岸然的蛀虫的最终下场……

市郊。小土坡上。

几株嫩绿的小柏树静静地站成一排，看样子才栽上不久，显出弱不禁风的模样儿。三两只乌鸦在头顶盘旋，发出紧一阵慢一阵揪心的凄厉的叫声。

一座新垒起来的小坟堆，像一个缺斤短两的小馒头，瘦瘦的、干干的。没有墓碑，只有坟头堆了几块不方不圆的石头。两朵花圈，显示出坟里的那位在这个地方没有多少亲戚朋友。一朵花圈上写着王嫂的字样，一朵花圈上写着母亲林凤娇的字样。

王嫂拍拍林凤娇的肩慢慢地转身朝坡下走去。她知道林凤娇母女俩要说会悄悄话。

林凤娇把石块上的水果之类祭品又摆了摆，生怕女儿够不着似的。然后坐在地上幽幽地说：“月如，娘知道你去的冤，都是那遭天杀的的错，他害了你，我真不该去香港啊，你到了香港我也不知道，没有照顾好你，我难过啊！如今，我终于替你报仇了，你可以瞑目了。姓马的今天就要上法场了！你不要不放心你的孩子，过几天，我再去香港，我会好好照料她的……”

第一章

初春，万物归苏，除去那惹眼的绿，这拥有几十万人口的江滨城镇已有了点点星星的红。新年节日的喜悦还没有来得及从人们的脸上退去，偶尔的锣鼓喧天，生丧嫁娶依旧是走一街闹一场。

宜乐，这个发展尚未健全的半开放城镇，如害羞的少女在半透明的睡衣下不知觉又不可抗拒的发育着，馨香四溢，招引着一路的过客流连忘返。而此时她正缓缓的抬起她柔情荡漾的眸子。

传统的保守与现代的开放、文明与落后、忠贞和放荡，都在这弹丸之地的小城摩擦冲突，却又慢慢的融合渗透着，连那高耸的现代楼群同那曲窄的里弄民房也剧烈地对抗着昭示着现代文明的侵人和遗忘背弃的酸楚。

这里有高速公路的横穿直入，也有楼阁阁楼的默然守候。人们在抵制拒绝的时候却又将目光移向走进内陆小城的物质文明并逐渐加以推崇尊奉。

城市临江西筑，沿江是一条滨江干道，布局极具华美，街心花园林立，华灯初上之际，整条滨江大道被照得如同白昼，灯火辉煌，树依然是绿的树，花依然是红的花。

滨江路的尽头，是一个古树参天，花香四溢的临江公园。亭台雕榭，曲径通幽。因为是城市的边缘，所以倒去却了许多喧闹和污染，既有绿树红花相伴，又有浩浩长江作陪，自然算是个集天地灵气的佳所。白日里，世人都忙乎着这的那的，从四面八方一古脑儿似的往城中心挤，这大道和公园也就在冷落中得到了一天最美的喘息时刻。伙同那些早起练功运动的人一起呼吸清晨最洁净清爽的空气，一同迎接旭日东升。然后在目送晨练者远去背影的时候，独守江边，任四季的召唤，任雨水的洗礼，任烈日的烤炙。傍晚，当人们为生活奔波忙碌完之后，才猛然想起该找个地方清静舒服一下。于是，公园的小路上，有了一对对饭后散步的夫妇，三三两两的伙伴。恋爱中的人是不会往这种人多眼杂的地方来的，早找了个个人稀的地方，尽情享受恋爱中的甜蜜和炽热。心与心的沟通，身体与身体的交流，那是需要特定背景的感染的。除非待人流散去，公园才偶有低声的喃语。公园是为公众开放的，既不索费也无须专人看管，进出自如，只要有心情，就可以同园中的一草一木同床共枕，共同聆听江里的滔声，连同夜虫的低鸣和风的轻柔。

这还是前些时日的光景了。现在的人，填饱了肚子，那就自然得追求些衣食之外所谓更高尚的东西了。因此，公园的周围也开始了歌舞升平，打情骂俏。男男女女，搂着抱着在大道上招摇。虽说仍是人春不久，但两个人的体温足以让男的裸背，女的低胸，在最原始的状态下显示出动感的或静态的美。

然而公园依然是静，因为少了灯红酒绿，也就失去了招徕过往行人的法宝，只是安静的依然守候江边，任时代的潮流从它身旁缓缓流过。公园逐日有了它的萧条，只有那些无法入高雅之堂的平民才有心光顾。

大道的另一个尽头，是一幢花园式的小别墅，只有二层，建筑风格很是西化。红褐色的屋顶微露头角于绿树林中。在路的尽头折上几级石梯，再是一条五色鹅卵石铺就的平整小道，小道两旁、垂柳拂面。小道一直延伸到别墅的园门，黄铜镂花的，再进去便是一个小巧精致的喷泉，假山和亭台雕榭矗立其中。园里有两大花圃，芳香四溢。底楼是一间布置华丽、宽敞明亮的大客厅，略高一级，是吧台，酒柜里名酒林立。吧台的右侧便是饭厅、厨房、洗手间。吧台左侧便是螺旋状木雕楼梯。楼上是几间卧室，分立于楼梯两边，室内装饰各异。左侧第二间是女房主林凤娇的卧室，以米黄色为基调的布置；右侧，也是第二间，是女儿汪月如的

房间，淡蓝色的褥子，淡蓝色的窗帘，整个屋子就似一个碧波荡漾的海的温床。月如今年才15岁，在外县的一所重点中学念书，只有长假才回来住上几天，平时就呆在中学所在地云溪的奶奶家中。

也许是因为这屋子所处的地理环境和自身价值的缘故，绿树的环绕和掩映始终给人一种神秘而深不可测的感觉。平日里，很少看见来往出入于这幢房的人，就只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妇女每晚要去替主人煮饭烧菜，偶尔打扫打扫屋子，收拾好了便又自个儿回家去。这妇人，林凤娇称她王嫂，家就住在林凤娇别墅后侧的几间砖瓦房里，中间隔着几块菜地。一来方便，二来又因了王嫂这人嘴不零碎，做事也勤快，做的饭菜也最合林凤娇的胃口。日子一久了，林凤娇回来早的时候，如果又恰巧碰到王嫂在，便也说说说话。再后来，遇到凤娇心情不好，也随便发发牢骚，王嫂倒也是个会体贴安慰人的人，让凤娇颇觉放心。至于住在滨江路的其他人，那倒是生疏得远了，白日里根本就很少看见林凤娇的影子，只有晚上才偶尔有幸看见她进出园门。对于她们而言，林凤娇只是一个让她们羡慕甚至嫉妒的衣着华丽，又有别墅洋房的阔女人。对于这样的女人，是最容易成为街婆大嫂的饭后谈资的。既这么有钱，却又从没看见过她的老公，那肯定是被人养起来的。女儿也不怎么住在家里，那一定是经常和男人厮

混，怕女儿碍手碍脚，结果被踢出家门。

于是，对于这样一个带有点神秘色彩的富婆，街谈巷议便极力展示它富于想像的才华，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组装了一个多少能让自己信服的故事。

最流行的说法便是：林凤娇早年父母双亡，跟着叔父过日子。随着一天天长大，林凤娇越发落得楚楚动人，弄得那已有妻室的叔父也整日胡思乱想。终于有一天，趁老婆子回娘家的时候，打发走了自己的儿女，悄悄将房门反锁上，对侄女下了毒手。至于细节，当然也不过林凤娇那时还是个处女，自然又哭又闹，对叔父又抓又咬，但兽性大发的叔父还是将他那粗壮的身体紧紧的压向了那娇嫩的胴体。哭过、闹过也痛快了一番后，叔父跪着向凤娇求饶，说这些年如何含辛茹苦的养育她，自己毕竟是个男人，在这种时候如何按捺不住，又说自己该死……威逼利诱之下，天真的姑娘也就认命。只是第二天嫂子回来发现了端倪，对平日就视如眼中钉的凤娇百般纠缠盘问，再后来闹了个大翻天，最后，找了个农村的男人嫁掉了。再后来，生了个女儿，男人不久也死掉了，又说进城做了“小姐”，傍上了大款，便乌鸦变成了凤凰。

还有甚者对一些细节也了如指掌或者持局部的相反看法，认为当日是她为报复婶娘，主动勾引叔父；又有说是她

婢娘故意设的圈套除掉眼中钉；还有些更有本事的甚至知道他叔父送她去婆家的时候，遇了大雨，在桥下躲雨的时候还对她侄女大施淫威……也有说那女儿不是她嫁那男人的，是叔父的骨肉，所以一直不接纳；过不了穷日子逃跑的时候被捉回去挨了打，便设法弄死了男人，到城里做了婊子，等等。

总之，人类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人类的想像力也是无所不及的。古有三人成虎的典故，今有众口铄金的魅力。

在人们的心目中，林凤娇的过去不是一部催人泪下的不幸悲剧，而是一个女人如何靠着姿色风流快活，放浪形骸。人们没有想过要为她生活和存在想点什么，男人想到的是她高耸的胸脯和崎岖的身姿，只可惜没有机会一试身手；而女人只对她的浓妆艳抹加以讽刺，只对她的洋房啧啧作声，对她们永远无法企及的东西，女人在羡慕嫉妒之外，惟有对她说三道四在心里对它贬值以达到自身心理的平衡和安稳，自以为过着更为高尚的虽略显清贫的干净生活。而林凤娇本人是不屑于这些闲言碎语的，更不屑于同这些人打交道。她只是每天早出晚归，或者很多天没有踪影，她只过自己的生活。在她的生活原则里，没有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的哲理。

那是刚入春不久的一个晚上，十一点多钟了，滨江路灯火已尽，江风拂面，春寒料峭，只有风戏弄树叶的细碎声

音。

一辆红旗牌轿车悄然而至，稳稳当当的停靠在花园别墅的石级下。

司机摇下扶窗，寒气扑面而来，不禁打了个冷战。

“还是我送你上去吧，马县长。外面风太大了，要着凉的。”

略一迟疑，那个被叫做马县长的懒懒的说了声：“那走吧。”继续想他的事。

车向右略一旋转，开上了别墅临江侧面的斜坡，然后绕上别墅旁的一块开阔地，地面平整，看似专门停车用的，四周都是密密匝匝的树和栅栏，有一道门隐蔽在爬山虎似的篱笆墙后，直通别墅。

“老马，这么晚了才过来？”

林凤娇媚笑着，让男人进来又锁上门，司机早已离去。

“晚？哈哈！”老马干笑几声，暧昧地说：“宝贝儿，我可想死你了。”说着双手就伸过来捉住女人的身子亲吻。

“别这么急呀，先回屋里吧！”说毕笑嘻嘻地挣脱了他，转身往楼上走去。

马县长无奈，只得跟着上去。

一进卧室门，他就急不可待地七手八脚脱了自己的衣服。

林凤娇颇不在意的嫣然一笑：

“睡衣刚洗过的，放在你身后的衣橱里。”

马县长一把将林凤娇搂在怀里，抱到床上，自己也随着那柔软的身体和炽热的体流压了下去。

“我的宝贝儿，现在我拿睡衣干吗呢？”

林凤娇只是嗤笑了一下，用手轻轻的打了一下马县长满是肥肉的胸脯。

“你就知道坏。”

“坏？”马县长似乎很满意于这个在特定环境下用来修饰男人威武强悍的独特雄性魅力的象征词，“那我就坏跟你看……”

马县长迫不及待的去吻林凤娇的粉颊、香唇，双手开始从睡裙下摆缓缓伸入，慢慢的，渐而用力的揉搓着那两只活兔。

血液在体内急速而猛烈地翻腾着，马县长很快去掉了自己残存的内裤和林凤娇的三角裤，迅速地将那粗壮的东西插入女人的下部……

灯很快灭掉了。

屋外，依旧是春寒料峭，江风迟缓的负重而行，与春树抚摸相偃。整个江滨城镇都沐浴在夜的安详而宁静的抚慰中，尽情纵释一日辛劳的疲乏，酣然入睡。

别墅二楼房间里那快慰的呻吟和翻云覆雨随着高潮时的冲刺和依依不舍的释放也慢慢平息了屋内空气的炽热。

虽说马县长个头不高，身体又臃肿，又是小眼睛，塌鼻梁，厚嘴唇，人可谓是其貌不扬，但毕竟是五十出头的男人，在男女床第之事也可谓久经沙场，功夫也很到家。而对于林凤娇呢，一个三十几岁的独身女人，又长得风流饱满，对性的渴望也是情理中的事。因此，虽说马县长的肥肉和猛手猛劲有时也让她有些吃不住，但他毕竟是男人，又有钱有势，对她更是百依百顺，她也就很乐意于这种事了。有时逢上老马外出参观考察，还颇想念挂怀的。

男情女愿，自然万事水到渠成。

说到两人偷欢纵情的事，除了双方肉体上的需求以外，当然仍是别有居心，各有所图的。双方利益的共同点更使得他们从一般的男女情人上升为了实际价值的合作伙伴。

这马县长是个副职，正县长是下派的一个市委干部，正是上级考察预选的中青年骨干干部，提升的机会只是等待，安分守己的等待而已，丈人又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老婆也是个极精明霸道的女人，因此为了仕途顺畅一直都扮演着正人君子的角色。平日不近女色，就算吃饭送礼那也得有个好借口才行。马县长又是个从乡镇一步步爬上来的老土头，虽说官场上的那一套是驾轻就熟，但言谈举止中露出的乡野粗俗